



▲金沙遗址博物馆根据铜人形器研发的文创开瓶器。(宋豪新/摄)



▲金沙遗址博物馆展陈的铜人形器文物。(宋豪新/摄)

在金沙遗址博物馆感受3000年前的「萌趣」  
古蜀文物化作「潮品」融入日常

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内，商周时期的金器、玉器、青铜器静静陈列，诉说着古蜀文明的灿烂瑰丽。在陈列着一件仅10.35厘米高的铜人形器的展柜前，总会围满驻足打卡的游客。极具现代感的奇特造型让这个铜人形器成为馆内的“网红文物”。

这件铜人形器宽4.54厘米、厚1.37厘米，是金沙遗址出土的独特青铜器物，也是古蜀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的此类造型。它无头无面，瘦削的上身搭配粗短外撇的双腿，双手下垂至腰部以下，整体呈直立姿态，正面凸起有立体感，反面则向内凹陷。器物两侧的肩部与小腿处，还分布着对称的小圆孔。

据考古人员推测，这些圆孔应为铆接固定之用，这件铜人形器大概率是某类大型器物的装饰或附件。目前金沙遗址已出土两件形制相同的铜人形器，其具体使用功能虽尚未查明，但却是研究商周时期成都地区古蜀先民青铜制造工艺及青铜文明的重要实物资料。

“这件铜人形器的造型充满了超越时代的现代感，第一眼看到就觉得很新奇。”金沙遗址博物馆文创设计师邱扬介绍，正是这份跨越3000年的“萌趣”，让它收获了众多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有人觉得它像现代的开瓶器，也有人从它的造型中联想到无叶风扇，甚至有网友据此进行了二次创作，脑洞大开地为它配上宇航服场景。

当古蜀文物遇上现代生活，金沙遗址博物馆让这份“奇趣”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博物馆紧扣铜人形器的现代感造型，将文物元素融入日常，设计推出了多款特色文创产品，让古蜀文物化作“潮品”融入大众的日常烟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还原了铜人形器造型与青铜历史质感的开瓶器。这件文创产品不仅完美复刻文物形态，还兼具冰箱贴功能，实用又有收藏价值，成为馆内最受游客青睐的文创产品之一。

在此基础上，博物馆还以铜人形器为原型，打造了“呜呜噜”萌宠系列文创，呆萌可爱的“呜呜噜”化身摆件、抱枕、冰箱贴，还推出了专属表情包，“巴适得板”（四川方言，意为“好极了”）、“雄起”等川味十足的方言，还有“加油”“哈哈”等百搭常用语，让这个古蜀文物形象变得更加鲜活可爱，成为年轻人社交中的趣味元素。

“逛博物馆看到这个铜人形器觉得很有趣，买了同款文创开瓶器，回家贴在冰箱上特别有特色，表情包也经常和朋友互发。”来自重庆的游客彤女士说，这样的文创让文物不再遥远，古蜀文明仿佛有了温度，走进了日常生活。

文物“活起来”，文化传下去。如今的金沙遗址博物馆，早已不是单纯的文物展陈地，而是古蜀文明与现代生活交融共生的文化空间。以铜人形器为代表的文创产品，也成为博物馆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从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到百姓手中的文创好物，这件3000年前的文物，不仅让人们触摸到古蜀先民的巧思与智慧，更让古蜀文明在创意转化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据《人民日报》)

## 扫过人间烟火 记录市井百态 ——读环卫女工黄新生《我扫过的人间》

当城市的晨光还未穿透薄雾，一把扫帚已在街头划过，扬起的尘埃里，藏着黄新生半生的跋涉与热爱。《我扫过的人间》是一位环卫女工写下的生命实录——55岁的黄新生，扫过街巷的垃圾与落叶，也扫过生活的艰辛与迷茫。她将几十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化作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市井深处的悲欢与坚守，让基层劳动者的声音，在文字里变得清晰而响亮。

黄新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雕琢，每一句都是从生活里生长出来，带着汗水的咸与烟火的暖。她是长沙市岳麓区的环卫女工，也是湖南湘江新区作家协会会员，两种身份的交织，让她既能以亲历者的视角，描摹环卫工作的日常；也能以文字为载体，记录下身边劳动者的身影。她写烈日下扫街的自己，皮肤被晒得黝黑，汗水顺着下巴滴落，却笑着说“阳光是最好的钙”。这份乐观里，藏着基层劳动者最动人的韧性。

《我扫过的人间》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来自街头巷尾的真实遇见。黄新生以同为劳动者的目光，注视着那些不曾被记住姓名的人：为见妻子特意换装的工地工人，那是最朴素的深情；卖水果的老婆婆，在烟火气里坚守生计；温柔细心的按摩技师，以双手传递温暖与健康；废品堆上仰望星空的“拾荒人”，在困顿中依然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身影，是城市里最平凡的存在，却被她细细记录下来，成为市井人间最生动的注脚。

黄新生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冲破桎梏、重获新生的成长史。她做过保姆、保洁员，进过工厂，卖过小菜，半生辗转，历经风霜，却从未被生活的重担压垮。年过半百，她在扫街的间隙重新捡起文学梦，并坚持自考，5年间攻克10余门课程，朝着心中的光奋力前行。这份不向命运低头、不被年龄定义的勇气，藏在书中的每一段

文字里，让这本书成为一剂治愈焦虑的良药，它告诉人们：梦想无需专属，勇气不问出身，再不起眼的角落，也能种出自己的花。

黄新生的文字里，有呐喊，有坚守，更有对劳动最真挚的赞颂。“我要扫去马路上的垃圾和落叶，我要扫去梦里的不祥与黧黑，我要抖落这一身的落寞与寡欢，我要迎接新生的朝霞去！”这段直白而有力量文字，道出了她对劳动的敬重，也写出了劳动者改变生活的决心。在她的笔下，劳动从来不是卑微的代名词，而是驱散阴霾、滋养心灵的力量，这份对劳动的热爱，朴素而厚重。

黄新生用拿扫帚的手写字，文字里没有脂粉气，有的是生活的筋骨与温度。“拿扫帚的手也能画星月，拖垃圾的斗推着晨光走”，她用自己的行动再次证明，文艺的根脉，从来都深深扎在人民之中，扎根在平凡的生活里。

《我扫过的人间》没有刻意拔高劳动者的伟大，也没有渲染生活的苦难，只是真实呈现基层人民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那些被汗水浸透的橙色工衣、变形的手指关节、古铜色的脸庞……是“劳动最光荣”的生动展现。黄新生以真情实感，捕捉世间的美好，让我们看见，基层劳动者的内心从不贫瘠，他们有梦想、有热爱、有坚韧，有对生活最朴素的期许。

我们总在繁华的城市里匆匆前行，忽略了街头那些橙色的身影，忽略了尘埃里的坚守与热爱。黄新生的文字，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被忽略的角落、沉默的身影，《我扫过的人间》是时代的生动缩影，是记录市井百态的民间档案。

扫帚划过街道，扫去的是垃圾，留下的是洁净；文字记录生活，写下的是艰辛，传递的是力量。黄新生用半生时光，扫过人间烟火，写下人间温情。(聂祯)

## 电影《生生不息》的“生生不息”之志

电影《生生不息》讲述了几代治沙人与毛乌素大沙漠抗争的动人故事。影片牢牢把握住“死地焕生机”的生态奇迹，用流畅的视听语言谱出一曲人与自然对抗的生命赞歌。

影片故事从20世纪60年代讲起，描述了主人公阿茹娜为实现父辈的遗愿，毅然决然地扛起工具，进入沙漠深处种树。漫天沙尘中，负伤的牧羊人巴格那与之相遇，两人从彼此拯救到相知相恋，共同面对着浩瀚无垠的大漠。他们用自己的看似薄弱的力量，一点一点地改造着这片“死地”。

导演伊·呼和采用了“记录”风格，用深情的镜头勾勒出大漠的四季。主演伊日贵作为毛乌素沙漠的女儿，她在本片中本色出演，精准地表现出蒙古族女性特有的坚韧和宽容。原生态

的表达方式，赋予了本片一种大漠的苍凉无垠和蓬勃热烈的向上力量。

本片摄影采用较多的大全景叙事，鄂尔多斯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尽数展现，更好地烘托了主人公的坚守意义，在紧张的人与自然对抗中，体现出几代治沙人“生生不息”的鸿鹄之志。

影片巧妙地将生态主题转化在“传承之志”上，从祖辈对治沙的执着，到孙辈对治沙事业的延续，治沙被具象化为“生生不息”的民族志气。通过治沙这个“截面”反衬出内蒙古自治区几代人对生态的不懈保护、提升。

(韩玉生)